

楞伽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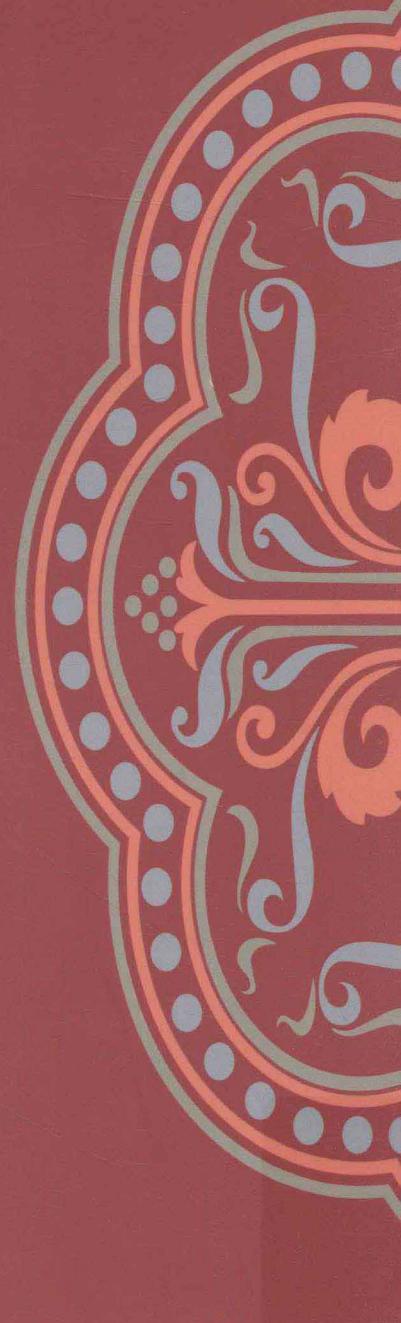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唯識類

66

賴永海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66

賴永海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佛光經典叢書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 楞伽經

1166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楞伽經／賴永海釋譯.-- 初版.--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1996 [民85]

面；公分.-- (佛光經典叢書；1166)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66)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543-444-1(精裝).--

ISBN 978-957-543-445-8(平裝)

1.經集部

221.75

85007630

有著作權
如有缺頁或
裝訂錯誤，
請勿翻印，
歡迎流傳

定初登印
法律顧問者
價版證
印記
刷
問者

二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省業字第861號
一九九六年八月
二〇一二年六月再版七刷

流動發行處
網址名
電話址
地址

依慈容法師
依恒法師
依空法師
依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依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依佛光山心定和尚
依慈莊法師
依慈嘉法師
依依空法師
依依嚴法師
依依淳法師
依依佛光山寺
依依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依依佛光山文教廣場
依依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依依佛光山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依依佛光山大樹區佛光山寺
滴水書坊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一段一七號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一五七號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一七號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一八號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傳真
電子郵件
帳號
face@ccp.fgs.org.tw
一八八八九四四八

發行總編輯
譯編監修人
總監修者

星雲大師
賴永海
慈惠法師
慈惠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佛光山心定和尚
慈容法師
慈莊法師
慈嘉法師
依空法師
依嚴法師
依淳法師
依佛光山寺
依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依佛光山文教廣場
依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依佛光山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依佛光山大樹區佛光山寺
滴水書坊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一段一七號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一五七號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一七號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一八號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依空法師（台灣）；王志遠
賴永海（大陸）

賴永海（大陸）

總序

丁巳年

自讀首楞嚴，從此不嚐人間糟糠味；
認識華嚴經，方知已是佛法富貴人。

誠然，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苦海之寶筏，爲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閱藏慕道，頂戴感恩的心情！可惜佛教經典因爲卷帙浩瀚，古文艱澀，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望而生畏之憾，因此多少年來，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以使法雨均霑，普利十方。

一九九一年，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是年，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白話佛經編纂會議」，將該套叢書訂名爲《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後來幾經集思廣義，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

一、啓發思想：全套《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共計百餘冊，依大乘、小乘、禪、淨、密等性質編號排序，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

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

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

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

二、通順易懂：每冊書均設有譯文、原典、注釋等單元，其中文句鋪排力求流暢通順，遣辭用字力求深入淺出，期使讀者能一目瞭然，契入妙諦。

三、精簡義賅：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誤謬。

四、雅俗共賞：《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是白話佛典，但應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以達到雅俗共賞、三根普被的效果，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源流、解說等章節，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

茲值佛光山三十週年，諸方賢聖齊來慶祝，歷經五載、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也於此時隆重推出，可謂意義非凡，論其成就，

則有四點可與大家共同分享：

一、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有鑑於此，《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突破窠臼，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作有系統的整理，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

二、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南京兩大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

三、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藉此銜接兩岸佛學，使有互動的因緣。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啓發之作用，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

四、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啓發性、教育性、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有別於坊間一般「照本翻譯」的白話佛

典，使讀者能充份享受「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法喜。

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付梓在即，吾欣然爲之作序，並藉此感謝慈惠、依空等人百忙之中，指導編修；吉廣輿等人奔走兩岸，穿針引線；以及王志遠、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劉國香、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滿濟、永應等「寶藏小組」人員的匯編印行。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功竟圓成！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全力以赴的鉅作，但經義深邈，實難備盡；法海浩瀚，亦恐有遺珠之憾；加以時代之動亂，文化之激盪，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或有差距之處。凡此失漏必然甚多，星雲謹以愚誠，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是所至禱。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

編序

敲門處處有人應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是佛光山繼《佛光大藏經》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以將傳統《大藏經》菁華化、白話化、現代化為宗旨，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以通俗親切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

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蓬勃創辦，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從開始構想、擘劃到廣州會議落實，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支持，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

這是一套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取其菁華，捨其艱澀，希望既能將《大藏經》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我們祈望《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具有四種功用：

一、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一套《大藏經》就有九千餘卷，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無從賑濟現化人的枯槁心靈。《寶藏》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既不失《大藏經》的法味，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以捨棄龐雜的枝節。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其間難免有所缺失，謹請十方仁者鑒諒。

二、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現代人離古愈遠，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往往視《大藏經》為艱澀難懂之天書，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亦只能望洋興歎，欲渡無舟。《寶藏》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兩全為難。

三、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以深入，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可惜缺乏大眾化的入門導覽，不易尋覓捷徑。《寶藏》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然而大陸佛教經「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數十年，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寶藏》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不易滌除積習，若有未盡中肯之辭，則是編者無奈之咎，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

四、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歸依，也是世界衆生的心靈寶藏，可惜經文古奧，缺乏現代化傳播，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如何普濟僧俗兩衆？我們希望《寶藏》是百粒芥子，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使讀者由淺入深，略窺三昧法要。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

在《寶藏》漫長五年的工作過程中，大師發了兩個大願力——一是將文革浩劫斷

滅將盡的中國佛教命脈喚醒復甦，一是全力扶持大陸殘存的老、中、青三代佛教學者之生活生機。大師護持中國佛教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印證在《寶藏》五年艱苦歲月和近百位學者身上，是《寶藏》的一個殊勝意義。

謹呈獻這百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為師父上人七十祝壽，亦為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至誠感謝三寶加被，龍天護持，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惟願《寶藏》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普濟世界人民衆生！

目錄

| | | |
|-------------|-------|-----|
| ● 經典 | | 一 |
| 1 羅婆那王勸請品第一 | | 一五 |
| 2 集一切法品第二 | | 一七 |
| 3 集一切法品第三 | | 四六 |
| 4 集一切法品第四 | | 六九 |
| 5 無常品第五 | | 一一一 |
| 6 無常品第六之餘 | | 一七一 |
| 現證品第四 | | 一三四 |
| 如來無常品第五 | | 一五四 |
| | | 一五九 |

| | |
|-----------|-----|
| ● 刹那品第六 | 一六一 |
| 7 變化品第七 | 一八九 |
| ● 斷食肉品第八 | 一九四 |
| 陀羅尼品第九 | 二〇五 |
| ● 僥頌品第十之一 | 二〇九 |
| ● 源流 | 二二二 |
| ● 解說 | 三一九 |
| ● 附錄 | 三三七 |
| ● 參考書目 | 三三一 |



《楞伽經》，七卷，十品，于闐（今新疆和闐一帶）僧人實叉難陀於唐久視元年（公元七〇〇年）譯出，全稱《大乘入楞伽經》。

此《楞伽經》在中土凡四譯，現存三本，均收入《大正藏》第十六卷中。其一是劉宋元嘉二十年（公元四四三年）由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羅譯出，全稱《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四品，但品名均爲「一切佛語心品」，分之一、之二、之三、之四。此譯之特點是比較質直，「語順西音」、「文辭簡古」，以至於「句讀有不可讀」，遂使「髦彥英哲，措解無由，愚類庸夫，強推邪解」（詳見西門寺法藏撰《入楞伽心玄義》）。大正三十九·頁四三〇），故未能得到弘傳。

其二是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間由印度僧人菩提流支譯出，全稱《入楞伽經》，十卷，共十八品。鑒於求那譯本之簡古晦澀，菩提流支在翻譯此本時力求暢達，故「加字混文」，「或致有錯」，「遂使明理滯以方言」（同上），如把「阿賴耶識」與「如來藏」截然分開，稱「如來藏識不在阿賴耶識中」等，就與原意多相背離。

現奉獻給讀者的這部《楞伽經》，是唐譯本，譯者署名是實叉難陀。實際上，西域僧人彌陀山、大福先寺僧人復禮等對此經之翻譯用力頗勤，據有關資料記載，實叉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難陀剛譯出此經之初稿後，未來得及再作審校對勘，就奉敕回西域了，後由「尤善《楞伽》」之西域僧人彌陀山「奉敕共翻經沙門復禮、法藏等，再更勘譯」（同上）。由於此譯本幾經校勘，加之採用以梵本對照前兩個譯本的方法，因此，義理方面較前二本更準確、完備，文字之表述也更加通暢、流利，受到佛教界的一致肯定和推崇，或曰此譯本「文敷暢而義昭然，直使後來，力不勞而功必倍，當時稱爲大備」（寶臣：《注大乘入楞伽經》卷一。大正三十九·頁四三三）。或曰「若論所譯文之難易，則唐之七卷，文易義顯，始末具備」（宗泐、如玘：《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注解》卷一。大正三十九·頁三四三）。正因爲這樣，本書選擇唐譯七卷之《大乘入楞伽經》爲底本。

在具體版本上，本書採用金陵刻經處本。

此《大乘入楞伽經》，正如經名所顯示的，是一部大乘經典；「楞伽」二字，係梵音，意譯爲「難入」。所謂「難入」者，原指摩羅耶山陡削險絕，爲常人所難到；楞伽城本無門戶，非神通者不可入。今以處表法，譬喻此經乃是微妙第一了義之教，非大乘利根之人，不可得入。

此經以楞伽城城主羅婆那王請佛往楞伽城說法爲引子，以大慧菩薩問法爲契機，引出如來之宣講佛法。所講佛法之大要者，無出「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而所有這些，又不外乎一心，能究此心，即能到達自證聖智所行境界，故宋譯之各品皆冠之以「一切佛語心」。

就思想內容說，《楞伽經》具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統合大乘佛教的空、有二宗。如果說，作爲《楞伽經》「大要」之一的「二無我」顯然屬於大乘空宗的基本思想，那麼，構成此經「大要」的另兩個重要方面——「八識」、「三自性」，則無疑是傳統佛教瑜伽行派的基本教義。在閱讀《楞伽經》的時候，人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情形：此經一方面反復論述世間萬有、一切諸法、種種名相，都是假名安立，如夢、如幻、如乾闥婆城，是人們妄想分別的結果，教導人們要遠離有無、斷常等虛妄分別見。

另一方面，此經又一再指出，所謂如夢、如幻，絕非一無所有，認爲如果視諸法如夢、如幻爲一無所有，那就會陷入外道的斷滅之見，明確指出：「諸法無我，非無如來藏法身常住之性。」（卷五。以下引文凡出自《楞伽經》者，不再注經名，只注明第幾卷）要求人們在斷除對一切外境外法的虛妄分別見同時，必須以「正智」去觀

察、思維、認識、體證此各種現象背後的真常實性，即「如來藏法身常住之性」，甚至於說「寧起我見，如須彌山，不起空見，懷增上慢」（卷四），當大慧菩薩問及爲何不說「寂靜空無之法，而說聖智自性事故」？佛說「我非不說寂靜空法，墮於有見」，而是「於寂靜法以聖事說」。所謂「於寂靜法以聖事說」，亦即把諸法之無常與如來之常統一起來，把「空如來藏」與「不空如來藏」統一起來。爲什麼要這麼做呢？《楞伽經》認爲：由於衆生無始時來，計著於有，爲了使衆生聽了之後「不生恐怖，能如實證寂靜空法，離惑亂相，入於唯識理，知其所見無有外法，悟三脫門，獲如實印」（卷四）。所以如來隨機說法，於空寂法以聖智自性說。在這裏，人們可以看到，此經把「空」與「有」、「寂靜法」與「唯識理」統一起來了。

《楞伽經》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把「如來藏」與「阿賴耶識」也巧妙地統一起來。在傳統佛教中，「真如」、「如來藏」、「阿賴耶識」三個概念之義蘊、內涵是不盡相同的。所謂「真如」乃指諸法之本體；而「如來藏」則是指衆生本來藏有自性清淨之如來法身；至於「阿賴耶識」，則是法相唯識學中一個核心概念，它作爲產生一切諸法之種子，與作爲不生不滅之「無爲法」的「真如」是有著嚴格區別的，因此，

在唯識學中，「阿賴耶識」與「真如」沒有也不能有直接的聯繫。

但是，在《楞伽經》中，不論「真如」、「如來藏」還是「阿賴耶識」都被糅合在一起了，經中屢屢言及「如來藏名藏識」（「藏識」即「阿賴耶識」），並且認為：「此如來藏藏識本性清淨，客塵所染而爲不淨」，如來藏「爲無始虛偽惡習所薰，名爲藏識」（均見卷五）。《楞伽經》此一糅合「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思想，以及認爲「如來藏藏識」具有染淨二重性的看法，對後來的中國佛教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楞伽經》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融會性相。佛教界（包括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於性相上派別繁多，說法紛紜，大而言之，有「有相宗」、「無相宗」、「法相宗」、「實相宗」等等。「有相宗」如小乘，「無相宗」如「中觀學派」、「般若經」，「法相宗」即法相唯識學及《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等，「實相宗」如天台、華嚴及《密嚴》諸經、《寶性》諸論等等。《楞伽經》在這方面則是一部具有融攝匯通作用之經典。例如，小乘說七十五法，倡「人無我」，不見「法無我」；「無相宗」之般若學則掃一切相，破一切執，主諸法無自性，倡一切皆是空；「法相宗」之法相

唯識學則建立「八識」、「三自性」，倡外境非有，內識非無，主張「萬法唯識」；「實相宗」之《密嚴經》、《實性論》等則倡一切諸法皆是如來藏之隨緣顯現，以「如來藏緣起」為一宗思想之綱骨。

再者，就「有」、「無」立論，小乘說「人無法有」，般若學講「人法二空」，法相唯識學主「境無識有」，「實相宗」則認為相不盡故非有，性無礙故非無，故「非有非無」。《楞伽經》在這個問題上充當了一個「調和者」的角色，由於它既講空又講不空，統合了「空」與「有」，既講「如來藏」，又談「阿賴耶識」，把「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統一起來，這樣，性之與相在《楞伽經》中被融匯貫通起來了。

在佛性論方面，《楞伽經》也同樣具有融攝、調和之特點。此特點之主要表現有二：一是融匯各宗、各種經典關於一闡提有無佛性的說法。在這個問題上，各個佛教宗派、各種佛教經典說法不一，因之導致佛教界在這個問題上長期爭論不休。

大而言之，相宗及其所依據的佛教經典，如《瑜伽師地論》、《佛地經論》、《顯揚聖教論》、《大乘莊嚴經論》等，把衆生種性分為五類，即聲聞乘種性、緣覺乘種性、如來乘種性、不定、無出世功德種性，認為有一類衆生不具佛性，永遠不能成佛，

如斷盡善根之一闡提；反之，另一類大乘經典，如《華嚴經》、《法華經》、《大般涅槃經》等，則主張一切衆生包括斷盡善根之一闡提，悉有佛性，都能成佛。

《楞伽經》在佛性問題上的說法十分圓通，它不但語及「五種種性說」，而且直接談到一闡提能否成佛問題，但是其觀點與相宗卻迥然異趣：《楞伽經》首先分一闡提爲二，指出一闡提有兩種，即「菩薩一闡提」（亦即平常所說的「大悲一闡提」）和「捨善根一闡提」，當大慧菩薩問及「此中何者畢竟不入涅槃」時，佛說：是菩薩一闡提畢竟不入涅槃，非捨善根一闡提。爲什麼這麼說呢？經中解釋說：「捨善根一闡提，以佛威力故，或時善根生，所以者何？佛於一切衆生無捨時故。」（《楞伽經》卷二）明確地主張一闡提也具有佛性，也能成佛。

《楞伽經》對於一闡提的這一說法，對於中國佛教的佛性理論影響至深至廣，以致可以這麼說，「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的佛性理論之所以會成爲中國佛教佛性理論的主流，與《楞伽經》的這一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就連盛倡「一分無性」說的法相唯識宗創始人玄奘，也差點因爲《楞伽經》的這一說法而放棄其「一分無性」說，只是因爲其師戒賢的堅決反對而未果。

《楞伽經》在佛性問題上的融通性，還表現在對於聲聞、緣覺二乘能否成佛問題的看法上。對於二乘能否成佛，佛教史上諸宗派、諸經典說法不一，或二乘不能成佛，如小乘；或曰「定性二乘」，不能成佛，如無相宗、法相宗；或曰「定性二乘」也能回心入大，成菩薩作佛，如實相宗。《楞伽經》既語及佛爲聲聞授菩提記，但又說此是方便秘密說；既分阿羅漢爲三種，即「趣寂」、「退菩提願」、「佛所變化」，又說：聲聞、緣覺「若彼能除一切過習，覺法無我，是時乃離三昧所醉，於無漏界而得覺悟。既覺悟已，於出世之上無漏界中，修諸功德，普使滿足，獲不思議自在法身」（卷三）。《楞伽經》中這種佛爲聲聞授記、二乘也能最終獲如來法身的思想，後來也成爲「一切衆生悉有佛性」、都能成佛思想的重要經典根據之一。

另外，《楞伽經》關於「語」、「義」關係的論述，也頗具特色，並且對於禪宗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楞伽經》分佛法爲一種，所謂「言說法及如實法」。「言說法」者，「謂隨衆生心爲說種種諸方便教」；「如實法」者，「謂修行者於心所現，離諸分別，不墮一異、俱不俱」（卷四）。對於這兩種法的相互關係，《楞伽經》首先指出：二者「不一不異」。說其「不一」，是因爲「言說是生是滅，義不生滅」（卷

五），言說非即是義，說其「不異」，是因為「言說」能顯「義」，可以因「語」而入於「自證境界」。基於這種思想，《楞伽經》認為，一方面須有言說，因為「若不說者，教法則斷。教法若斷，則無聲聞、緣覺、菩薩、諸佛。若總無者，誰說？為誰？」（卷五）所以，菩薩應該隨宜說法；另一方面，由於言說非即是義，「諸法自性離於文字」，因此，菩薩不應執著語言文字，不應隨言取義。若執著語言文字，則「如蠶作繭」，「自縛縛他」；若「隨言取義」，則「死墮地獄之中」。

其次，《楞伽經》進一步指出，「語」、「義」比較而言，「義」比「語」更為重要。例如，當大慧菩薩問：何者是第一義時，佛說：非言語是第一義，亦非所說法是第一義，第一義者，唯是自心，因言而入，非即是言。第一義者，是聖智內自證境，非語言分別所能顯示（詳見卷三）。因此，「菩薩摩訶薩隨於義，莫依文字。依文字者，墮於惡見」（卷五）。中國佛教史有許多高僧都主張「依義不依語」，至達磨東來，更倡「以心傳心」、「不立文字」，此中受《楞伽經》的影響應該說是顯而易見的。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禪宗自稱「教外別傳」，但是，即使在後期禪宗中，

其「揚眉瞬目」、「棒喝」、「機鋒」等教學方法，在《楞伽經》也可以找到它的雛形或根據。卷三有這樣一段話：「大慧，非一切佛土皆有言說，言說者假安立耳。大慧，或有佛土瞪視顯法，或現異相，或復揚眉，或動目睛，或示微笑、曠呻、警歎、憶念、動搖，以如是等顯於法。如不瞬世界……但瞪視不瞬，令諸菩薩獲無生法忍及諸勝三昧。」（大正十六·頁六〇三上）後期禪宗的許多教學方法，與《楞伽經》中所說的揚眉瞬目而顯法，不唯表現方法相近，而且其理論依據也相通，即都以「以心傳心」、「依義不依語」為根據。

總之，在衆多大乘經典中，《楞伽經》最突出的特點在其融會貫通，它不僅融會了大小二乘，而且貫通了空有二宗；不僅糅合了如來藏系和唯識系的思想，而且融攝了性相二宗。在中國佛教中，它既是「法相唯識宗」依據的經典之一，同時也是禪宗初祖達磨傳付慧可的重要經典，其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可見一斑。

鑒於此經在佛教史上特別是中國佛教史的重要作用，又由於此七卷本之篇幅適中，因此，在編纂此書時，除了刪去那些重宣義理的「重頌」外，幾乎保留了該經所 wichtig="important">有重要內容，以使讀者對這部經典能有一個較完整的了解。

最後，對本經之譯者實叉難陀也作一簡略的介紹。實叉難陀，又稱施乞叉難陀，華言「學喜」，于闐人，生於公元六五二年，卒於公元七一〇年。據史傳記載，難陀精通大小乘，且旁通異學，於武周時，因武則天欲重譯《華嚴經》，聽說于闐有較完備之梵本，即遣使訪求譯經者，以此因緣，實叉難陀從于闐來到漢地。公元六九五年抵洛陽，先後在內廷大遍空寺、洛陽三陽宮佛授記寺、長安清禪寺等處翻譯佛經。所譯佛典：《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大方廣普賢所說經》（一卷）、《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一卷）、《大方廣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一卷）、《文殊師利授記會》（《文殊師利授記經》三卷）、《地藏菩薩本願經》（一卷）、《十善業道經》（一卷）、《大乘入楞伽經》（七卷）、《右繞佛塔功德經》（一卷）、《大乘四法經》（一卷）等。

據《開元釋教錄》說，他總譯佛經十九部，一百零七卷，其中，以八十卷《華嚴經》和七卷《楞伽經》影響最大。就譯述之風格說，難陀之譯作與玄奘之「新譯」迥然異趣。他重意譯，強調簡約順暢，因此，其譯作較流暢易讀；加上他精通佛教義理，因此，其譯本頗受佛教界之推崇，如此七卷《楞伽經》，後來被佛教界公認為是內容

最完備、義理最準確、行文最流暢之譯本。



1 羅婆那王勸請品第一

譯文

我親自聽到佛是這樣說的。在某一個時候，釋迦牟尼佛住在大海邊的摩羅耶山頂的楞伽城中，同衆多大比丘、大菩薩在一起，這些大菩薩都已通達世間、出世間，有爲、無爲的一切諸法，明了諸識亦無常一之體性，善知一切外境外物都是自心之所變現，精於禪定，富有神通，能隨衆生之心變現各種形像，方便說教，隨機攝化，一切諸佛爲其灌頂授記。這些大菩薩從各個佛國而來，以大慧菩薩爲上首。

其時，佛在海龍王宮說法，七日之後，從海中出來，有無數梵天、帝釋、諸大護法天龍等，奉迎於佛。其時，佛舉目看見了摩羅耶山頂的楞伽大城，便面帶微笑地說：過去諸佛都在此地演說自己以正智證涅槃之法。此法既非外道之所猜測臆度之邪見，亦非二乘所修行之境界，我現在也爲羅婆那王開示此法。

其時，羅婆那王借助於佛之神力，聽到了佛所說的話，從很遠的地方知道佛已從

海龍王宮出來，現正爲諸梵天、帝釋及諸護法所簇擁圍繞。時羅婆那王見海波浪不能現象，觀其會中大衆的如來藏識真如性海也是這樣，因於無明境界風動，轉識浪起，不能發現無邊德用。即起歡喜心，高聲說道：我應當到佛那裏去，請佛到此城來開示說法，使我及諸天、世人於長夜中，得大光明，得大利益。說罷，即與諸眷屬乘坐花宮殿前往佛之處所。到達之後，羅婆那王從宮殿上下來，並從右邊環繞三周，以衆伎樂供養於佛，所持樂器都是大青因陀羅寶（按：即帝釋的青珠），其間雜以琉璃等寶，這些樂器都用上等的布料纏裹，其聲美妙，音節和諧。羅婆那王於陣陣音樂聲中唱說偈句讚頌於佛，曰：

諸佛所證真心自性，是諸法眼藏。

無人我、法我之執，遠離一切妄見執著。

此種智慧唯佛世尊乃能證知，

願世尊垂愍，爲我等開示、宣說。

佛身集萬善，於自證智境界恆常安樂，

變化自在，願入楞伽城爲我等說法。

過去世諸佛，也曾於此城中說法，

此間之夜叉諸部衆，一心想聽佛之演說。

其時，羅婆那王又以歌聲而說頌曰：

世尊於過去七日中，於龍宮宣說佛法；

後從龍宮出來，安詳登上此岸。

我與衆采女，以及衆多夜叉眷屬等等，

還有歸依的婆羅門童子輸迦，是超拔於衆的聰慧者，

都以其神力，來到如來佛處所。

大家從花宮殿下來後，各各禮拜於佛；

又借助佛之神力，稱說自己名號。

我是十頭羅刹王，今日來佛所，

願佛為我及楞伽城中諸衆生開示、說法。

過去無數佛，都曾在此楞伽城中說自己所證之法門，

希請世尊也能這樣，在衆多菩薩的簇擁下，

到摩羅耶山頂之楞伽城去演說最上清淨法門。

我及住於楞伽城的廣大信衆，

今日一心想聽聞佛講說自證之清淨法門。

想念過去世無數佛，曾在諸大菩薩的簇擁下，

於此地演說《楞伽經》。

願佛同往尊，也為大眾開示，

敬請佛慈悲哀憐無量夜叉衆，入楞伽城為我等說此妙法門。

世尊聽到這些話後，即告訴羅婆那王：過去世諸佛，都哀憐於你，答應你的請求，來此楞伽城說自證法，未來諸佛，也會這樣。這是個喜聞佛法、勤於修行之信衆們的住所，我及諸菩薩哀憐於你，故願意接受你的請求。說完此話，佛及諸菩薩等即默然而住。

當時羅婆那王即以所乘之妙花宮殿奉獻於佛，佛坐於花宮殿上，羅婆那王及諸菩薩前呼後擁，衆多采女歌詠讚歎，供養於佛，一起前往摩羅耶山頂的楞伽城中。抵達該城後，羅婆那王及諸眷屬，又作種種上妙供養，夜叉衆中童男童女，以寶羅網供養

於佛，羅婆那王又把寶瓔珞奉獻於佛及諸菩薩，把寶瓔珞掛於佛及諸菩薩的項頸之上。

其時，佛及諸菩薩受供養後，便簡略講說了各自所證境界之甚深法門。當時羅婆那王及其眷屬，又特別地供養了大慧菩薩，並對他說：

我今衆修行者，想請佛開示一切諸佛的自證智境界；

我及諸夜叉衆，以及在座的衆菩薩，

一心想聽聞佛法，因此都請佛給予開示。

你是諸修行者中最善於談論的，

因此大家都很敬佩你，希望你能向佛問法。

究竟什麼是自證清淨之法門？如何是入於佛的境界？

如何才算遠離外道二乘？以及如何才能遠離一切過失？

原典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大海濱摩羅耶山頂楞伽城中，與大比丘衆及大菩薩衆俱。其諸菩薩摩訶薩悉已通達五法①三性②，諸識無我，善知境界自心現義，遊戲無量自在三

昧③神通諸力，隨衆生心現種種形，方便調伏，一切諸佛手灌其頂，皆從種種諸佛國土而來此會。大慧菩薩摩訶薩爲其上首。

爾時，世尊④於海龍王宮說法，過七日已，從大海出，有無量億梵釋護世諸天龍⑤等，奉迎於佛。爾時如來，舉目觀見摩羅耶山楞伽大城，即便微笑而作是言，昔諸如來應正等覺，皆於此城說自所得聖智證法，非諸外道臆度邪見及以二乘修行境界，我今亦當爲羅婆那王開示此法。

爾時，羅婆那夜叉王，以佛神力，聞佛言音，遙知如來從龍宮出，梵釋護世天龍圍繞，見海波浪，觀其衆會，藏識大海境界風動，轉識浪起，發歡喜心，於其城中高聲唱言：我當詣佛請入此城，令我及與諸天世人，於長夜中，得大饒益。作是語已，即與眷屬乘花宮殿，往世尊所。到已，下殿右繞三匝，作衆伎樂，供養如來，所持樂器，皆是大青因陀寶、琉璃等寶，以爲間錯，無價上衣，而用纏裹，其聲美妙，音節相和，於中說偈而讚佛曰：

心自性法藏，無我離見垢；
證智之所知，願佛為宣說。

善法集為身，證智常安樂；

變化自在者，願入楞伽城。

過去佛菩薩，皆曾住此城；

此諸夜叉衆，一心願聽法。

爾時，羅婆那王以都咤迦音歌讚佛已，復以歌聲而說頌言：

世尊於七日，住摩竭海中；

然後出龍宮，安詳升此岸。

我與諸采女，及夜叉⑥眷屬，

輪迦婆刺那，衆中聰慧者。

悉以其神力，往詣如來所；

各下花宮殿，禮敬世所尊；

復以佛威神，對佛稱己名；

我是羅刹●王，十首羅婆那。

今來詣佛所，願佛攝受我；

及楞伽城中，所有諸衆生。

過去無量佛，咸升寶山頂；

住楞伽城中，說自所證法。

世尊亦應爾，住彼寶嚴山；

菩薩衆圍繞，演說清淨法。

我等於今日，及住楞伽衆；

一心共欲聞，離言自證法。

我念去來世，所有無量佛；

菩薩共圍繞，演說《楞伽經》。

此入楞伽典，昔佛所稱讚；

願佛同往尊，亦為衆開演。

請佛為哀愍，無量夜叉衆；

入彼寶嚴城，說此妙法門。

爾時，世尊聞是語已，即告之言：夜叉王，過去世中諸大導師，咸哀愍汝勸請，

詣寶山中，說自證法，未來諸佛，亦復如是。此是修行甚深觀行現法樂者之所住處，我及諸菩薩哀愍汝，故受汝所請。作是語已，默然而住。

時羅婆那王即以所乘妙花宮殿奉施於佛，佛坐其上。王及諸菩薩前後導從，無量采女歌詠讚歎，供養於佛，往詣彼城。到彼城已，羅婆那王及諸眷屬，復作種種上妙供養；夜叉衆中童男童女，以寶羅網，供養於佛；羅婆那王施寶瓔珞，奉佛菩薩，以掛其頸。爾時，世尊及諸菩薩受供養已，各爲略說自證境界甚深之法。時羅婆那王並其眷屬，復更供養大慧菩薩，而勸請言：

我今諸大士^⑧，奉問於世尊；

一切諸如來，自證智境界。

我與夜叉衆，及此諸菩薩；

一心願欲聞，是故咸勸請。

汝是修行者，言論中最勝；

是故生尊敬，勸汝請問法。

自證清淨法，究竟入佛地；